



策马并驱

ROBERT BROOKS.

“莫格莱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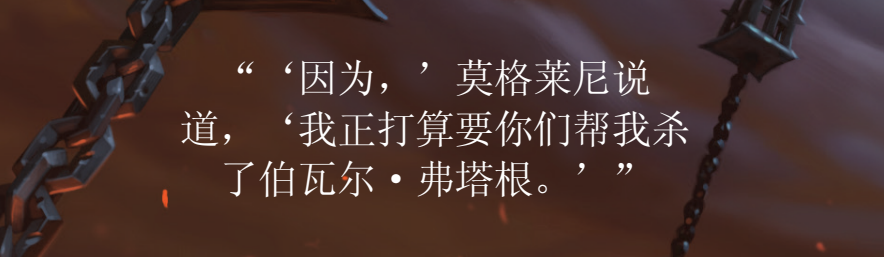
日落西山，地平线的尽头晕开一片紫色。夜晚的寒意已经悄然袭来，夹杂着浮空城周围萦绕的冰雾。

“莫格莱尼。”

但寒意伤不了他。它只会困扰生者。

“大领主莫格莱尼，到底是怎么回事？”

透过阿彻鲁斯浮空要塞周围的雾气，达里安·莫格莱尼看到了破碎群岛在他面前蜿蜒伸展，他看到了苏拉玛柔和的灯光，看到了萨格拉斯之墓死亡的轮廓，邪能的绿光渐渐熄



“‘因为，’莫格莱尼说道，‘我正打算要你们帮我杀了伯瓦尔·弗塔根。’”

灭。还看到了至高岭远处透迤的山峰，白雪覆盖的山顶在阳光下闪耀着橘黄色的光芒。波澜不惊，宁静祥和。击败燃烧军团之后便一直如此。

“莫格莱尼，你还站在我们这边吗？”

一把利刃紧紧地抵在他的脖子后面。只要对方抖一下手腕，他就再无烦恼了。达里安·莫格莱尼转过头来，与手持利刃的那个女人四目相对。“现在还是。”他回答道。

“我怎么能确定呢？”萨莉·怀特迈恩问道，雪白头发下的双眼炯炯逼人。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兽人和一个人类。两人并没有要干预的意思，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莫格莱尼说道，“我正打算要你们帮我杀了伯瓦尔·弗塔根。”

莫格莱尼脑中巫妖王的气息似乎并没有因此而震颤。这让他很是惊讶。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其他三位的反应。

索拉斯·托尔贝恩面露不快，低头看着地面。纳兹戈林用兽人语低声咒骂一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怀特迈恩只是面带微笑，放低了手中的武器。“好极了。我这辈子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杀了巫妖王。”她说道。

“你还是这么喜欢说笑，怀特迈恩。”托尔贝恩说道。

莫格莱尼转过头去。他的目光落在那些小岛上，他让自己最后再看一眼这片祥和的土地，最后一刻的平静。接着他又转过身来，把它从脑海中驱赶出去，用他残存的灵魂去排斥。

现在他不需要平静。

“我们得谈谈，就我们四个，天启四骑士。”莫格莱尼说道。他转向兽人。“纳兹戈林，劳驾。”

这位兽人转向阿彻鲁斯的士兵，像奥格瑞玛的教官一样大声咆哮。“滚开，都给我滚开，马上。别逼我说第二次，不然——”

在纳兹戈林的呵斥下，这些亡灵士兵乖乖地开始退散开来。那些仍留有一丝智力的亡灵已经习惯了这位兽人独特的指挥风格。而剩下那些复活成亡灵却没有保留完整心智的家伙，如果没有天启四骑士的影响，必将会成为席卷艾泽拉斯的天灾。不过他们会绝对服从命令，无论这道命令是吼出来的、说出来的，还是简单灌输到他们意识中的。

莫格莱尼也让纳兹戈林享受这份乐趣。窗户的不远处就有一张指挥台。他拔出了自己的宝剑——上面刻有生者认为亵渎神灵的符文——然后把它放下。

其他人也随他来到了桌边。几分钟之后，纳兹戈林也过来了。这位兽人的眼中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亡灵的形态会剥夺了每个灵魂特定的部分，不过纳兹戈林似乎很感激自己留存了对于发号施令的热爱。这对一位死去的将军来说情有可原。

房间陷入了一片寂静。虽然没有生者可以靠近天启四骑士来偷听，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安全了。如果伯瓦尔想要用他们脑海中巫妖王的气息来听取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莫格莱尼怀疑他们也无法阻止。

该死，伯瓦尔，你为什么不自己解释？

莫格莱尼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宝剑，整理自己的思绪。

“你们今天感应到巫妖王了吗？”他问道。他的意思是有没有感应到巫妖王的气息。“命令、无聊的情绪，或者别的什么？”

其他三人互相看了一眼。托尔贝恩先开了口。“没有。可能有一瞬间的愤怒，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纳兹戈林和怀特迈恩表示赞同。莫格莱尼闭上了眼睛。“你感觉到什么了吗？”

“没有，”怀特迈恩说道。

“再试试，”莫格莱尼说道，“试着去感受巫妖王的任何气息。去寻找他的意志。”

怀特迈恩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随后闭上了眼睛。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几人集中精神，几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纳兹戈林说道。

“你们也一样吗？”莫格莱尼问道。其他两人也点头表示肯定。“那我就告诉你们真相吧。我之前质问伯瓦尔的时候，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讳莫如深。我依然不知道他为何孤立我们。我依然不知道他有何打算。我要他给我答案，或者至少保证他还可以继续控制那项头盔的力量。但是他拒绝了。所以我——”莫格莱尼迟疑了一下，“——我攻击了他。或者说我尝试那么做了。他控制了我的意志，强迫我回到这里。他这样就是在逼我们一起对付他。他已经不再是我们曾经宣誓效忠的伯瓦尔了。”

怀特迈恩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们都没了笑脸。纳兹戈林眯起眼睛，“他控制了你的意志却放你走了？”

“没错。”莫格莱尼回答。

“他为什么不当场杀了你？”

“我也不知道。”莫格莱尼坦诚相告。

纳兹戈林低声嘟囔了几句，莫格莱尼也没听清。

托尔贝恩用穿戴着手甲的手指敲着桌子。金属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这是个陷阱吗？”

“我不知道，”莫格莱尼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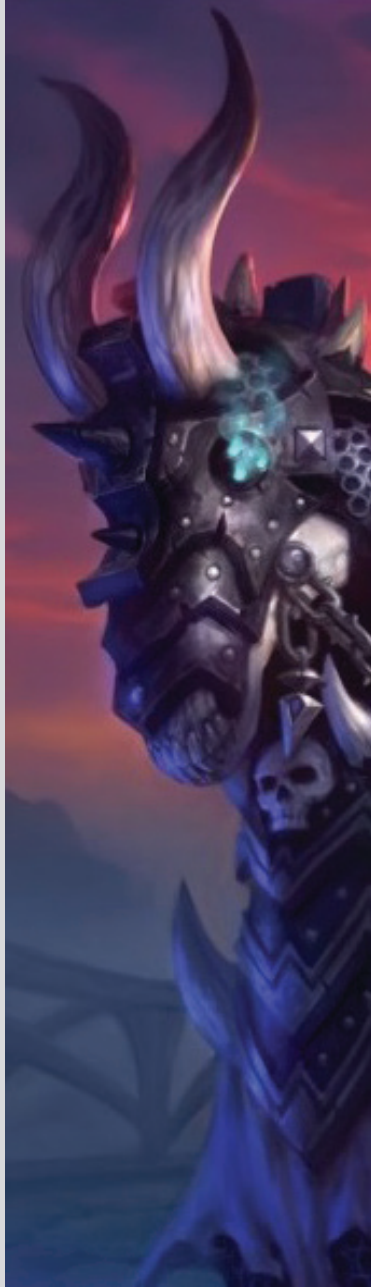
“这也太奇怪了，莫格莱尼，”托尔贝恩说道。

“伯瓦尔知道我们对她心存疑虑，也知道我们不会被轻易吓倒。现在他证实了我们最担心的事：只要我们胆敢违抗他，他就会控制我们的意志。他不是傻瓜，我感觉这是有意为之。”

怀特迈恩脸上掠过一丝冷笑。“这是威胁，告诉我们无论愿意与否，都要听命于他。”

“也许是，”莫格莱尼说道，“又或许不是。”

纳兹戈林又咒骂了一



声。莫格莱尼知道他们肯定很难接受。他们是他的天启四骑士，他们是他最信任的干将，也正是他抑制了亡灵的狂潮。而莫格莱尼早在三人之前就结识了伯瓦尔·弗塔根。他们在复苏成为亡灵之前都没见过伯瓦尔的寒冰牢笼。他们没有多年来奔波于生死之间，四处找寻解脱伯瓦尔的方法。他们也没有见证伯瓦尔在那顶头盔强大力量的腐化之下展现出的坚忍不拔，直到他精疲力竭，而莫格莱尼只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到麻木无情的痛苦。

当其他人复活成为天启四骑士时，他们也和莫格莱尼一样担忧：伯瓦尔决定使用巫妖王的力量去对抗燃烧军团——即便他只使用统御之盔的一点点力量，都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你们能成为伯瓦尔的天启骑士，正是因为你们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和忠诚，但我要求你们犯下最可怕的罪行：反叛罪。我请你们杀了伯瓦尔·弗塔根，因为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我对自己许下承诺，绝不会让他变成那个怪物，我必须行动，即便无法成功。”莫格莱尼指了指桌子，又指了指放在上面的宝剑。“今天伯瓦尔证明了我无法抵抗他的操纵。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我，请收下我的剑。它已不该交托于我。”

他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判断。“拿起你的剑，莫格莱尼，”托尔贝恩说道，“我们需要你来迎接前方的战斗。”

纳兹戈林表示认同，他咆哮道：“我们都知道这一天可能会来。我们会与你并肩作战。”

莫格莱尼看向怀特迈恩。“那你呢？”

她只是微微一笑。

那就这么定了。我真希望自己可以一肩承担。莫格莱尼

遭受了死亡的劫掠——他们都是如此，他们作为凡人的喜怒哀乐都被洗劫一空。他们无法像生者那样感受到爱意、欢乐或者愤怒。但是莫格莱尼和这三位天启骑士一同抵御过艾泽拉斯从未经历的可怕威胁。在残酷的战斗中，他见识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对此他也十分敬佩。命运、使命或者只是机缘巧合，他们都成为了巫妖王麾下的天启四骑士。

他们一同遭受苦难、一同竭力奋战、一同凯旋而归。这是只有同袍战友才能明白的羁绊。

而现在他却在带领他们走向绝路。毫无疑问，与巫妖王有如此关系的四骑士永远无法推翻他。

其他三人也深知这一点，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没有片刻犹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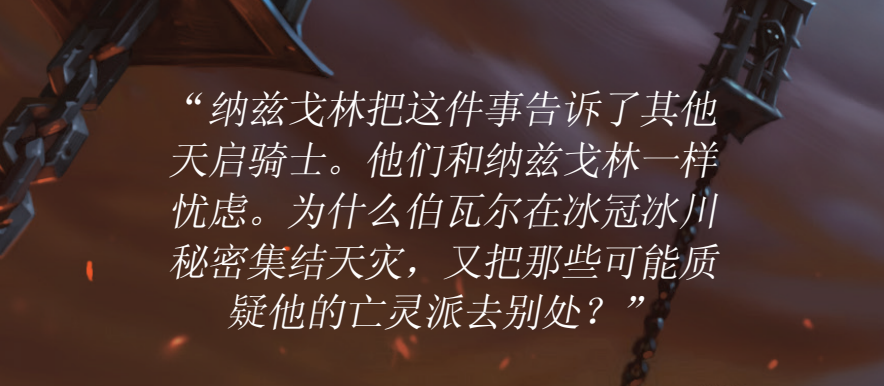
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父亲圣契上的一句话：*我的兄弟们，我的姐妹们，与我并肩作战吧，与我一同取得胜利，我们将一同并驾前行，迎接圣光的拥抱。*莫格莱尼奢望自己不会让他们参加这个毫无胜算的任务。但他们的羁绊如此，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无论会发生什么。

“那就让部队集结起来。阿彻鲁斯准备出发，”莫格莱尼说道。“我们去诺森德，我们去冰冠冰川，我们最后一次并驾前行。”

.....

联盟已经入侵了达萨罗。他们杀死了赞达拉国王并全身而退。那里的街道上躺着无数联盟和部落战士的尸体。

“将那些荣耀战死者的尸体带到我这里来，”巫妖王下令。



“纳兹戈林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天启骑士。他们和纳兹戈林一样忧虑。为什么伯瓦尔在冰冠冰川秘密集结天灾，又把那些可能质疑他的亡灵派去别处？”

于是他们就照做了，并且要非常谨慎。

那是部落的领土，所以自然由纳兹戈林带路，他们收集了战死英雄的故事，并开始挑选候选人。他们用尽一切手段避开了当地死神的耳目，毕竟如果他知道有人敢从他的手里偷东西，肯定会非常不快。纳兹戈林也不确定他们是否成功了。

然后他们便动身前往库尔提拉斯，接着是黑海岸。他们走遍了所有大战的战场。有些死者是在对抗来自深渊的恐怖黑暗时牺牲的，有些这是为守护家园而献出了生命。有些尸体是他们贿赂埋葬死者的掘墓人和送葬者拿到的，其余的则是他们直接从无人看管的墓地中偷出来的。

这确实是一件可怕而令人不安的工作。纳兹戈林最后终于忍不住质疑伯瓦尔。“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死者能够在他们的故土安息，与他们先祖的英灵在一起。”这位兽人大声吼道。

巫妖王没有丝毫动摇：“这样他们才不会落入其他人的手里。”

其他人？纳兹戈林问过莫格莱尼。莫格莱尼也不确定是谁。“伯瓦尔一直在监视希尔瓦娜斯·风行者的，”大领主猜测，“他觉得她有所企图。”

纳兹戈林倒是不介意觉得要对付风行者，毕竟当时他的死也有希尔瓦娜斯的一份“功劳”。而且希尔瓦娜斯也不是他的大酋长。

那些尸体被带到了冰冠堡垒，然后被小心地放置在堡垒下方冰冷的储藏室里，那里的严寒可以防止尸体腐烂。

直到风行者放弃了对部落的控制，巫妖王才开始将他们复生为亡灵。一具具曾经毫无生气的尸体开始颤抖抽动，最终复活成为新的形态，遭受着痛苦和折磨，同时也拥有了力量。

巫妖王只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迎接这些新生的死亡骑士：“死亡的力量在增长，起来吧，成为我的勇士。”

纳兹戈林本以为自己可以用几年的时间好好训练他们，让他们了解该如何使用这份新的力量，但几乎所有人都被送回了自己的故土，被迫在那个恐惧和鄙视他们的世界中找寻自己的出路。纳兹戈林无法想象还没有人去教这些新兵如何去生存，就要把他们扔进战场。有一天，他听到莫格莱尼也在质问伯瓦尔。

“即便是阿尔萨斯也会训练他新来的奴隶，”莫格莱尼说道。

“我不是阿尔萨斯，”伯瓦尔回答。“他们也不是奴隶。”

“正是如此，”莫格莱尼说道。“我们受到了诅咒。我们每天都在忍受痛苦。唯一能让我们缓解方式的就是去给生者带去死亡和痛苦。没有阿尔萨斯的牢牢控制，大多数亡灵都会陷入疯狂。这些灵魂在外面撑不了多久，他们在堕落之前还可能会伤及无辜。”

伯瓦尔冷冷地回答道：“这是必要的风险。”

但是几周之后，其它事情又开始困扰纳兹戈林。天灾似乎又开始朝着冰冠堡垒进发。虽然死亡骑士已经被派遣出去，但冰冠冰川的天灾数量正在与日俱增。纳兹戈林先是注意到一些离群的亡灵扒开雪堆钻了进去，然后用新鲜的土沫和雪堆盖住自己。很快纳兹戈林就会掘开自己看到的每一块雪堆——有时空无一物，有时会露出一群注视着自己的亡灵。

这些都是没有意志的亡灵，他们会这么做只可能是因为接到了命令。纳兹戈林去问伯瓦尔，后者只是回了一句：“这不关你的事。”

纳兹戈林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天启骑士。他们和纳兹戈林一样忧虑。为什么伯瓦尔在冰冠冰川秘密集结天灾，又把那些可能质疑他的亡灵派去别处？

阿彻鲁斯飞在空中，破碎群岛已经被远远抛在身后，视野中只能看到星辰云朵和月色朦胧的大海。

几年来，这是这座浮空要塞第一次出行。纳兹戈林大声怒吼，对着上层的亡灵手下发出命令，他很好奇苏拉玛城的那帮夏多雷看到他们这样飞走会有什么想法。他很好奇至高岭的斥候此刻是不是向奥格瑞玛报告，告诉他们黑锋骑士团有所行动。他还很好奇部落对此会有何反应。

如果他们够聪明，应该会加倍防御的人手，准备抵御一场入侵，纳兹戈林若有所思。如果阿彻鲁斯回到冰冠冰川，那只会意味着麻烦。无论是萨尔还是部落议会，或者不管现在谁掌权，都必须知道这一点。

在与燃烧军团的战斗中，纳兹戈林刻意回避了关于部

落的谣言和消息。这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而是他怕自己太关心。他曾经因为保护一个残暴的大酋长而死。当他复活成为死亡骑士之后，他也听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钢铁部落、燃烧军团卷土重来。地狱咆哮的傲慢和自己的愚忠带来的一切恶果。

他以死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他为部落献出了生命。但是造成的后果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所以他会尽量不去想那些。

在第四次大战期间，纳兹戈林一直在部落的领地探查，只是为了搜索合适的……新兵，而他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部落遇到的麻烦。他见证了部落的人民又推翻了另一个怪物，而他却不能帮助他们。他意识到自己想拔刀相助的想法很奇怪，即便只是一点点。

纳兹戈林的目光落在符文熔炉上，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熔炉并没有像迎来战斗前夕一样发出腐朽的紫色烈焰。三个天灾仆从低着头，纹丝不动地站着。

纳兹戈林已经准备好了他昔日的语气，他当将军时的语气。

“快去干活儿，”他怒吼道。“如果我的利刃在战斗中折断，我是不是要等上几个小时，看你们生火热炉子啊？如果再让我抓到你们偷懒睡觉——”

纳兹戈林的吼声渐渐低了下来。那三个仆从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更像是受他意志的命令，而不是话语。符文熔炉开始闪烁紫色的烈焰。他感觉自己是白费口舌。如果别人根本不会违抗你，你对着他大吼大叫又有什么乐趣？这是他的想法。

他转过身去，手头还有其他任务要处理。

纳兹戈林走到阿彻鲁斯的下层，发现索拉斯·托尔贝恩正在等他。“给您请安了，陛下，”这位兽人一边用抑扬顿挫地语气说道，一边弯曲膝盖，揶揄地模仿人类行了一个奇怪屈膝礼。

“好了，将军，”这位人类用兽人语回答道，疲惫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是出于义务才一直这样配合他的笑话。“莫格莱尼叫我来找你。他说我们四个人在开始战斗之前不应该独处。”

“为什么？”

“万一伯瓦尔想要阻止我们，我们可能需要彼此的帮助。”

他的意思是，万一巫妖王的气息控制了他们的意志，把他们变成了傀儡。纳兹戈林嘟囔了一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对方失去自控力之前将其杀死。他曾在诺森德战斗，消灭过许多的天灾，而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天灾在倒下之前空洞的眼神。我宁愿死，也不会成为他们那样的奴隶。“你觉得他会那么做吗？”

“他还没有动手，”托尔贝恩冷静地说道。“也许他不会，又或许我们只是还不够靠近冰冠冰川。如果他真这么做了，你依然会挥舞你的斧子砍下我的头颅，对吧？”

“那你要先把宝剑刺进我的胸膛，我就答应你。”纳兹戈林紧紧抓住这个人体的前臂。托尔贝恩也抓住纳兹戈林的胳膊作为回应。这显然是激流堡士兵之间展示同袍之情的动作。这位年长的人类国王确实已经和兽人将军成为了朋友，虽然他们也花了一段时间才摒弃彼此生前的成见。纳兹戈林曾长时间被囚禁在人类建立的收容所里，而托尔贝恩曾公开

表示要处决这些收容所里的每一个兽人。

但是托尔贝恩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纳兹戈林认为也可能正是这样的特质，让这位国王能够受到他人民的爱戴。

他们一起穿过黑锋要塞，查看了许多人员的工作，他们要完成无数的任务才能保持这座要塞的飞行和移动。最后纳兹戈林还是问了一个已经在他心里嘀咕了一整晚的问题。

“如果我们必须杀了伯瓦尔，那谁来戴上那顶头盔，替代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托尔贝恩说道。“我对那种王冠可不感兴趣。”

“万一最后只剩下你了呢？”

托尔贝恩摇了摇头。“不太可能。”

“如果是的话，你会怎么做？”

托尔贝恩停下了脚步，狠狠地瞪了纳兹戈林一眼。“我会竭尽全力保护艾泽拉斯。先专注于如何获得胜利吧，兽人。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纳兹戈林耸了耸肩。“我觉得伯瓦尔之前本可以在冰冠冰川杀了莫格莱尼。但是他没有，”他思考了一下。“也许他残存的灵魂想要我们去了结了他。也许他不会反抗。”

“也许吧。”托尔贝恩的目光并没有离开纳兹戈林的眼睛。“不过前任巫妖王不就故意引诱世界上最强的勇士前往他的王座吗？他们差点就没有逃出生天？”

纳兹戈林的心中忽然感到一阵不安。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难道这就是伯瓦尔放莫格莱尼回来的原因？引我们四个人去冰封王座，他在那里会拥有最强的力量，可以一次夺取我们四个人的意志？

不对，片刻之后他做出了判断。“那不是伯瓦尔的意图。”纳兹戈林说道。

“你似乎很肯定。”

“我肯定，”纳兹戈林斩钉截铁，“我见识过他在诺森德的作战计划。他很聪明，同一招不会使两次。更何况第一次尝试还失败了。”

托尔贝恩思索片刻，点了点头：“说得没错，不过这还是意味着我们没有对他的图谋做好准备。”

这倒是实话。纳兹戈林的不安凝结成了敬畏，身为亡灵，这是他最接近恐惧的情感。在莫格莱尼宣布计划的那一刻，纳兹戈林就明白，他们四个很可能会在巫妖王的手中丧命。这也没关系，他以前也曾战死沙场。还有更糟的下场，他想着。即使死无全尸，也好过沦为奴隶。

真正让他满心不安的只有未知。曾有两支果敢的军队突袭了前任巫妖王，却险些全军覆没。天启四骑士又有多大的胜算呢？莫格莱尼已经确认，他们都无法抵抗统御头盔的影响。如果他们四人失败，部落和联盟的大军早已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剩余的军力足以担当重任吗？

不知道，不确定。伯瓦尔不是他们的敌人，这个疯狂的念头在纳兹戈林脑中徘徊，让他忧虑万分。也许他的判断出了大错，但他不会提议打道回府。不论以哪种方式，这次当面对质都将解答他的所有疑惑。

“你下得了手吗？”纳兹戈林发问了。

托尔贝恩的答复非常简短：“我发誓守护的是艾泽拉斯，不是伯瓦尔。”

兽人继续在要塞中巡逻，托尔贝恩与他并肩同行。

在阿彻鲁斯的露台上，他们望见了西北方天空中覆积的云层。冰冠堡垒就在那个方向，远在视线之外，纳兹戈林能感觉到它。他蒙着眼都能稳稳当当地指出那个方向，仿佛有看不见的灯塔指引着他。自莫格莱尼归来之后，纳兹戈林就没有从巫妖王的气息中感受到任何动静，巫妖王似乎彻底抛弃了他们。

然而，它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

“他肯定知道我们会来。”纳兹戈林思索着。

“说得对。”

“你和他交谈的次数比我多。”兽人说，“伯瓦尔真的迷失了吗？我们还有机会拯救他吗？”

托尔贝恩沉默了半晌，纳兹戈林也一言不发，任由他整理思绪。最终，托尔贝恩轻声开口了。“他是一位肩负着可怕重担的领袖。我相信他只是决意独自承受这一切，直到再也无力承担下去。”

索拉斯·托尔贝恩曾独自来到冰封王座前。在冰冠堡垒的顶部，统御头盔包裹在坚实的寒冰中，那双炽燃的眼睛在蓝色的冰层下闪耀。

巫妖王的气息在托尔贝恩脑中成形，他的声音在耳中回响，如同无人踏足的深渊一般深沉。几周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走吧，托尔贝恩。我今天无意与你问话。”

“也许吧。”托尔贝恩高声回答，随后拾级而上。“但我还是得和你谈谈。”

每踏上一个台阶，托尔贝恩都能察觉到伯瓦尔增长的怒意，它在气息中脉动着，宛若血流不止的伤口。它的意思

是，小心踏足。

托尔贝恩生前并不认识伯瓦尔·弗塔根。激流堡之王曾经听说过，有个叫弗塔根的小子拥有坚定的决心和高尚的灵魂，甚至让他的圣骑士导师深表叹服。也许他们参加过同一场宫廷聚会，但却从未有过交集，直到复活成为亡灵之躯，他才对伯瓦尔有所了解：伯瓦尔是一个尽忠职守、傲然不屈的人。他曾是一位圣骑士，也一定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作为被诅咒者的狱卒，他不愿谈及自己的磨难。他执拗地将全部的重担，都压在在自己一人的肩头。

托尔贝恩在距离王座之巅几步处停下了，他不想站在台阶的顶端，俯视伯瓦尔的王座。伯瓦尔的双眼和火焰炙灼的疤痕被结晶的寒冰所覆盖，令王座散发出一缕诡异的光芒。托尔贝恩若有所思，也许厚重的寒冰能抚平他血脉中的龙火，但也可能会让他痛苦万分。

“伯瓦尔，”托尔贝恩说道。“我们不是你的奴仆，你不该再这么对待我们了。”

寒冰之下透出一道橙色的光芒，伯瓦尔的气息中传出一阵恼怒：“看来，是莫格莱尼派你来的。”

“不，但莫格莱尼揭露了你的冷落之行。”

巫妖王的声音冷若寒冰，却不带有分毫犹疑：“我对他无可奉告，对你也一样。”

“正是出于信任，你才复活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了天启骑士。”托尔贝恩没有就此住口，“我们也必须信任你，你却始终有所隐瞒。”

怒火开始熊熊燃烧。“我该向你坦白什么呢？”伯瓦尔问道。

托尔贝恩摊开双手，冷静地比划着。“你正在这里集结大军。我们知道你在调兵遣将，却不明白你有什么目的。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鼎力协助。”

“你们会死的，这不是我需要的协助。”伯瓦尔的语气仿佛是一个对孩子失望透顶的父亲。这是托尔贝恩很久没有体会过的感受。

“如果你将毫无准备的士兵送上战场，那么他们几乎必死无疑。”托尔贝恩接着他的话说道。“而我们现在就毫无准备。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不愿让我们插手？”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

索拉斯·托尔贝恩迟疑了。风行者？自从第四次战争打响，巫妖王就一直关注着她。他命令天启四骑士汇报她的一举一动，却严禁他们亲自参与猎杀。但伯瓦尔也曾告诉过他们，风行者对统御头盔表现出的仅有轻蔑。“她怎么了？”

“她掀起的战争颠覆了生与死的平衡。死亡饕餮饱食，统御头盔的力量翻涌不息。”伯瓦尔说。“即使燃烧军团将我们的世界化为炼狱，我也并未产生过这种感受。”

托尔贝恩仍不明白伯瓦尔的担忧从何说起。“不论希尔瓦娜斯有何什么企图，她都已经失败了。”

托尔贝恩察觉到了伯瓦尔炽燃的怒火，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伯瓦尔似乎对他尤其恼火。“难道有任何迹象表明，她认为自己失败了吗？”

.....

阴沉的天空遮蔽了升起的旭日，在昏暗的晨光中，龙骨荒野的废墟与峭壁一片朦胧。还要再过几个小时，他们才能看见冰冠堡垒的宏伟轮廓。

萨莉·怀特迈恩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达里安·莫格莱尼。他整夜投身在繁忙的指挥中，向阿彻鲁斯的部队发号施令，为一场艰难的攻城战做好准备。他现在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诺森德地图，仿佛迷失在了思绪中。

这样不行，怀特迈恩心想。如果莫格莱尼想通过忙碌来逃避眼前的任务，他就无法抵御弗塔根的控制。“你曾被前任巫妖王玩弄于鼓掌之间，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她问道。

莫格莱尼抬起了头。“你最好不要亲身体会。”

“我无意让你想起可怕的未来，”她口是心非，“但弗塔根肯定知道我们会来找他算账。如果他想剥离我们的意志，我们就得做好抵抗的准备。在圣光之愿礼拜堂的时候，你是怎么逃出阿尔萨斯的魔掌的？你又是如何保持自由意志的？”

大领主皱起了眉。“在我解脱的时候，我的脚下是一片圣地。正义的怒火保全了我的意志，直到阿尔萨斯最终殒命。”

“看来，圣光和愤怒，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怀特迈恩的话若有所思。她想激起莫格莱尼的愤怒。从成为亡灵的那一刻起，她的心中就充斥着厌恶。她为净除亡灵而奉献终身，最终却沦为其中的一员，这是残酷命运对她的无情嘲讽。然而，她依然认同自己的职责。她克服了厌恶之情，运用自己的黑暗力量来守护艾泽拉斯。也许莫格莱尼会感到矛盾，但她不会让自己的受难徒劳无获。

“我可不会恳求圣光的协助，死亡骑士，除非已经无路可走。”莫格莱尼冰冷地回答，“那你算是走运了，圣光的

“你们会死的，你们四个都会。”

回应就是将你的腐肉烧成灰烬。相信我，这不是什么理想的死法。”

怀特迈恩知道，他回想起了这样的经历。“我很怀疑你，大领主。”她说，“到了给伯瓦尔最后一击的时候，你很可能动摇。”

莫格莱尼低下了头，凝视着桌面：“你肯定可以果断下手吧？”

怀特迈恩露齿而笑：“我渴望诛杀巫妖王，你以为这只是一纸笑谈吗？”

“不。”莫格莱尼又对着诺森德地图瞪了片刻，最后将它推到一边。“我对伯瓦尔没有愤怒，只有遗憾。但我会履行职责，因为我承诺过。”他说。

突然之间，莫格莱尼瞪大了双眼。“什么……”他开口了。

怀特迈恩也感觉到了。

巫妖王的气息，连接着她和巫妖王的纽带，终于打破了沉默。

在那一刻，气息如同燃烧一般灼热。不，怀特迈恩感受到的并不是热浪，巫妖王的气息逐渐被冰冷的寒霜包围，霜噬的抚触灼痛难耐。

开始了。“大领主，这是……？”

“没错，”莫格莱尼回答。“这和阿尔萨斯如出一辙，这就是统御头盔的力量，伯瓦尔不再抑制它了。”

“他堕落了？”怀特迈恩问道。

“没错，”莫格莱尼回答。怀特迈恩听见莫格莱尼哀伤的话语。“伯瓦尔，我不明白……”

圣光在上，我也感觉到了，怀特迈恩心想。伯瓦尔接纳了亡灵诅咒的纯粹腐化，那种饥渴的腐朽之力企图吞噬一切生命的精华。

怀特迈恩此前有过疑惑，但它们都已烟消云散。他们必须立即铲除巫妖王。她能感觉到巫妖王的气息中渗透出的力量。这股力量如同溅在玻璃上的水滴一般渗入了她的意志，激荡着她破碎的灵魂。只要再过几天，即使伯瓦尔曾试图庇护他们——即使他确有此意——天启四骑士也会像他一样永远迷失。

莫格莱尼的坚毅神情让她松了一口气。这才像话，怀特迈恩这么想着，大领主终于准备好作战了。

他瞥了一眼脚下的诺森德，随后握取敲打着自己的胸甲。“我们现在别无选择了。”他说。“我们决不能退缩。如果到了日落时分，巫妖王伯瓦尔仍存于世，也许就没人能够阻止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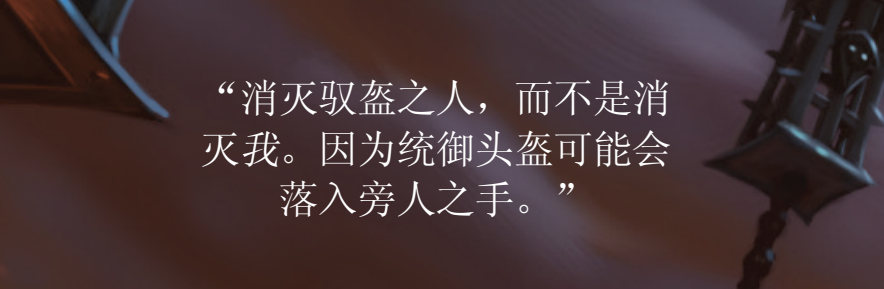
莫格莱尼提高了嗓门，他的声音在阿彻鲁斯中回响。“为了艾泽拉斯！为了生者！为了彼此：我们将并驾驰骋，诛杀伯瓦尔。”



一日以前，手持利剑的达里安·莫格莱尼登上了冰封王座，他的心情无比沉重。

“伯瓦尔，”莫格莱尼开门见山。“我们得谈谈，现在就谈。”

他没有获得任何回答。冷冽的寒风在堡垒之巅呼啸，细



“消灭驭盔之人，而不是消灭我。因为统御头盔可能会落入旁人之手。”

碎的冰屑冲击着莫格莱尼的盔甲。他朝着伯瓦尔迈出了第一步。伯瓦尔周身的冰块早已不如往昔那般通透，他也不知道巫妖王是否注视着他。

“伯瓦尔，我曾经承诺过。”莫格莱尼又踏出了一步，“你还记得吗？”

悄无声息，伯瓦尔没有任何回应，莫格莱尼感觉到一股忧伤涌上心头。他悲哀地想到，亡灵之躯所能继承的情感中，我所保留的只有悲痛。他没有停止攀登的步伐。

“我立下过誓言，我不会坐视你成为另一个阿尔萨斯。”他又登上了一级。快说话啊，伯瓦尔，莫格莱尼想着，不要逼我动手。

莫格莱尼又踏上了一个台阶，他险些滑倒在地。涓涓水流从他的靴边流过。

莫格莱尼没有明白，水流是从哪里来的？

他跨过最后几级台阶，水花随着他的脚步溅起。他在冰封王座前停下了脚步，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

包裹着巫妖王的寒冰正在消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冰块化为流水。

“伯瓦尔，”莫格莱尼低声说道，“你在干什么？”

终于，两双眼睛四目相对。“莫格莱尼，你只身前来，真是太愚蠢了。”

是啊，愚蠢至极。莫格莱尼本来还抱有希望，也许自己的最后通牒能换得伯瓦尔的回应。他并没有料想到，巫妖王正准备抛弃自己的王座。

我耽搁得太久了，莫格莱尼心想。更糟的是，他也许迫使伯瓦尔采取了行动。

“我们必须确保你没有屈从于统御头盔的诱惑，”莫格莱尼说。“多年以来，你一直担当着被诅咒者的狱卒。”

“是吗？”伯瓦尔语气平静，异常得平静。“我一直抵御着头盔的力量，却忽略了它的真实用途。”

用途？“不管那是什么，我们可以帮你阻止它。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你都不能屈从于它的力量，伯瓦尔。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死亡的大军肆意妄为，践踏被他们毁灭的荒芜世界。生命在艾泽拉斯的一席之地，荡然无存。”

“是的，”莫格莱尼轻声低语。

“谁又能阻止这样的命运呢，大领主？”

“我推翻过一位巫妖王，”莫格莱尼回话了。“我还有余力再来一次。”

巫妖王的气息中闪过一丝冷酷的幽默。“莫格莱尼，如果你打算今晚杀了我，继承我的位置，你的王位也坐不了多久。”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嘲讽我吗？我不想争夺你的头盔和王座。如果不是祸及万千生灵，我会把这座该死的堡垒夷为平地，我会把这里的每一个怪物斩杀殆尽。”莫格莱尼挥舞着双臂，指示着冰冠堡垒周边的工事。“我可以帮你承担，我们四个都会，不管是什么重担。”

“你们会死的，你们四个都会。”

“那我们会慷慨就义！”莫格莱尼怒吼道。“已死之人难道会畏惧死亡吗？我们会策马并驱，我们会抵御任何威胁艾泽拉斯的敌人。即使我们倒下，也要让他们付出百倍的代价。”

“很好，但愿如此。”巫妖王说。

巫妖王头顶的冰块破裂了，冰面上出现了一道交错的裂痕，从伯瓦尔的面部一直蔓延到颈部。一大块冰川摔落在莫格莱尼的脚边，化作细碎的结晶，在凛风中四散而去。

莫格莱尼神经紧绷。伯瓦尔颈部的寒冰暴露出了一个裂口。只要我能一击命中，他心中默念。

然而，情况有些不对劲，伯瓦尔似乎在纵容他动手。莫格莱尼短暂地闭上了眼，理清了自己的思绪。

他决心挥出自己的利剑。

但他还没来得及行动，巫妖王的气息就做出了反应。莫格莱尼在顷刻间动弹不得，伯瓦尔的意志制止了他。

莫格莱尼猛烈地搅动着自己的脑海，试图驱逐伯瓦尔的意志。他曾经凭借这种方法挣脱了阿尔萨斯的束缚。起作用了，某种障碍似乎解除了，伯瓦尔无法牢牢地掌控莫格莱尼的灵魂。

莫格莱尼毫不迟疑地砍向伯瓦尔的脖子。

巫妖王的气息收紧了，利剑从莫格莱尼的手中滑落。

莫格莱尼的武器掉落在王座前的冰面上，绝望彻底席卷了他的全身。他的存在被巫妖王的气息紧紧攥住，套上坚如钢铁的枷锁，被伯瓦尔的意志所束缚。

我失败了。

“捡起你的剑，莫格莱尼，你还用得上它。”气息已经完全统御了他。莫格莱尼在统御头盔的影响下屈服，无法自主行动、无法自由言语。他的手却自如地捡起了武器，灵活地收剑入鞘。“动起来。”

莫格莱尼的双脚应声而动。巫妖王的气息迫使他转过身去，走下了台阶。伯瓦尔召唤了——不，在伯瓦尔无言意志的命令下，莫格莱尼召唤了——通往阿彻鲁斯的死亡之门。“我可以把你送回去，你将作为我的工具。那三个家伙还在等你吧？在他们将你挫骨扬灰之前，你能够斩杀几个呢？”

那是一缕希望的光芒。动手吧，送我回去。莫格莱尼想着。

伯瓦尔也注意到了。“我知道，他们都在那儿等着你。怀特迈恩还心存怀疑，认为你无法全身而退。他们会做好准备的，很好。”

死亡之门开启了，暗紫色的迷雾汇聚成形，只比莫格莱尼略高一点。

巫妖王的气息强迫莫格莱尼走了进去。

“不要一个人回来，莫格莱尼。”伯瓦尔说。“只有你们四人齐心协力，才有机会消灭驭盔之人。永别了。”

莫格莱尼踏入了通向阿彻鲁斯的死亡之门，迷雾在他身后消散无踪。

伯瓦尔的控制也一并消失了，巫妖王的气息再度沉眠，归于寂静。他的灵魂深处潜伏了一条伺机待发的毒蛇。

莫格莱尼跪倒在地，掩面抱头。他自由了，却比往常更为失落。

.....

时机就快到了，

早些时候，他们确认了进攻方案。如果伯瓦尔不肯束手就擒，交出统御头盔，阿彻鲁斯就会发动空袭，杀出一条血路，让天启四骑士有机会直击巫妖王。接下来，就全看他们能否抵御巫妖王的控制了。但愿有谁能行。

然而，气息发生了变化，巫妖王不再远在天边，他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伯瓦尔的影响。他们距离冰冠堡垒仍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还无法用肉眼看清冰封王座。但在万里的晴空之下，那个可憎的轮廓若隐若现。

他们仿佛可以看到某种景象。

莫格莱尼最先发现了这一点，一个奇怪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伯瓦尔的一个天灾爪牙栽倒在地，身上插着一支黑雾萦绕的箭。几分钟后，数十名天灾集结在了冰封王座前，几百名天灾随后而至。

冰冠堡垒发生了一场乱战，他们透过气息看得一清二楚，不——是伯瓦尔在向他们展示。天启四骑士沉默地站在阿彻鲁斯中，凝视着远方的高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脑海中的景象也越发清晰。

怀特迈恩突然惊呼起来。“那是风行者，伯瓦尔正在和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对决。”

话音未落，莫格莱尼也看到了。那双闪烁的眼睛，她脸上新添的疤痕，那正是希尔瓦娜斯，她来抢夺统御头盔了。

就在那一刻，莫格莱尼似乎明白了什么。

伯瓦尔当时说，“只有你们四人齐心协力，才有机会消灭驭盔之人。”

消灭驭盔之人，而不是消灭我，因为统御头盔可能会落入旁人之手。

莫格莱尼意识到了，他早就知道她会前来。伯瓦尔早已料想到，风行者会来抢夺统御头盔。希尔瓦娜斯对巫妖王的力量有所企图，她绝不会扼制这股力量，所以他决定使用头盔的力量来阻止她，

但他也知道，凡事必有后果。而使用统御头盔只能带来一个后果：一个死去的世界。只要接受了这股力量，无论他能在腐化面前支撑多久，一个月，一星期，还是仅有一分钟，结局都已经注定。艾泽拉斯必死无疑。

除非，在他与风行者恶战一场后，誓言守护艾泽拉斯的天启四骑士能趁虚而入，终结他的存在。如果风行者夺得了头盔，她也无法轻易操纵头盔的力量，她将在短时间内不堪一击。

伯瓦尔煽起了莫格莱尼和其他天启骑士的怒火，诱使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前来诛杀自己。他还隔绝了他们——隔绝了所有死亡骑士新兵——让他们远离自己的控制。所以，无论谁会在对决中胜出，天启四骑士都保有一丝胜算。

托尔贝恩注视着莫格莱尼的眼睛。“计划有变吗？”他问道。

莫格莱尼转过了身。“没有，一切照常。我们的职责始终不变。”他再次向冰冠堡垒投去目光。“伯瓦尔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无论他能否获胜，总会有一位巫妖王。”

“或者女王。”怀特迈恩说道。

“千真万确。”伯瓦尔，我真希望你能够信任我，早点把这些都告诉我。但如果当真如此，莫格莱尼一定会与伯

瓦尔一同对抗希尔瓦娜斯，其他天启骑士也会这么做。那么冰封王座前的那堆死尸中也会有他们四人的身影。“他想让我们留在这里，等待战斗结束，再去终结最后的胜利者。希尔瓦娜斯已经为我们扫除了天灾，在她能够统御我们的意志前，我们必须铲除她。”

纳兹戈林思忖了片刻。“得有人取代他的位置。”

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沉默。怀特迈恩的视线在天启骑士之间游移，希望有人能自告奋勇地承接这份职责。

远方传来一阵雷霆般的巨响，他们的注意力又一次转向冰冠堡垒。巫妖王的气息震颤不止。伯瓦尔冰冷而腐化的决心已经被绝望所替代。

莫格莱尼在脑海中看得一清二楚，希尔瓦娜斯的双手向伯瓦尔的脑袋伸去。

随后传来的只有痛苦，他们都被痛苦淹没了，仿佛有一把尖刀扎入了他们的头骨。莫格莱尼将自己的头盔扔过了命令大厅。他惊声呼喊着，双手紧捂着头，想要将痛苦从脑海中逐出。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其他天启骑士也在痛苦中呼喊不止。

没过多久，痛苦在顷刻间消失无踪，莫格莱尼捂着脑袋跪在地上，体会着来之不易的解脱。他们沉默无言，过了好久才有人开口。

“巫妖王的气息呢？”纳兹戈林紧张地问道。

莫格莱尼没有明白，也没有回话，他沉浸在痛苦消散的释然中。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伯瓦尔呢？”兽人再次问道。“我感应不到他了。”他说得没错，伯瓦尔的气息消失了。不，不是消失了，

而是空洞，莫格莱尼也意识到了。控制的导体依然存在，只是……无人据有。在阿尔萨斯败亡之后，他也曾体会过这种感受。

“希尔瓦娜斯夺走了头盔，”莫格莱尼说。他与其他天启骑士交换了眼神。“现在她是我们的目标了。”

怀特迈恩轻蔑地哼了一声。“明白。”

“那么伯瓦尔呢？”纳兹戈林低声问道。

托尔贝恩向莫格莱尼转过了身。“我想，他不再是巫妖王了。我们会尽力营救他。”托尔贝恩说。

“没错，”莫格莱尼说道。

他向托尔贝恩身后望去，看向阿彻鲁斯的亡灵部队。大部分亡灵现在呆若木鸡，思维尚存的亡灵正迷惑地环视四周，无脑的亡灵目光空洞，纷纷开始抽搐。

必须有一位巫妖王。

很快，大部分阿彻鲁斯的士兵——以及诺森德的其余天灾——都会成为没有意志、狂热饥渴的暴力之源。如果希尔瓦娜斯戴上了头盔，她就会感应到阿彻鲁斯的到来，也会察觉到天启四骑士的意图。她一定会试图扭曲他们的意志，莫格莱尼对此深信不疑。即使她未能成功，我们也得对付剩余的灾。

他向浮空要塞的深处做了个手势。“我们距离冰冠堡垒尚有一段距离，勉强还能控制住阿彻鲁斯的士兵。快让他们做好准备，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他就在这时停了下来，虽然仍在诉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头脑中的气息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带来的不是痛苦，而是一无所有。莫格莱尼从未有过这种感受，即使是阿尔萨

斯陨落时也没有。

巫妖王的气息承载着控制与力量，而这种导体正在分崩离析，化为碎片。莫格莱尼没有明白，但这种感觉像是……自由。束缚着意志的链条开始纷纷脱落，他似乎从未意识到，掌控着自己的力量如此深远。

纳兹戈林突然惊呼起来。“她在做什么？”

莫格莱尼向冰冠堡垒望去，刚好看见了天幕破碎的那一刻。

冲击波向阿彻鲁斯袭来，莫格莱尼几乎摔倒在地。纳兹戈林抓住了他的手臂，让他站稳了脚跟，浮空要塞在空中摇摆不定。

“稳住！”莫格莱尼喊道。“让阿彻鲁斯稳定下来！”

只有几名士兵响应了他的号令。即便如此，要塞仍然摇摇欲坠，好在它逐渐恢复了平稳。他们希望能够缓一口气，却没有这个机会。

“停下！”纳兹戈林咆哮起来，他锐利的双眼扫视着地平线，将点滴细节尽收眼底。

莫格莱尼盯着冰冠堡垒，蓝色的天幕已经消失无踪，支离破碎。眼前出现了一个黑暗的国度，裹挟在浓厚的漆黑迷雾中，只有偶尔闪过的橙黄色光芒能带来些许光亮。迷雾中呈现出一座倒悬的建筑，悬垂在冰冠堡垒上方。

莫格莱尼注视着那座高塔，他终于意识到，巫妖王的气息彻底消散了。统御头盔被摧毁了，而随着头盔的损毁……

“生与死的帷幕，”莫格莱尼低声说。“被她撕破了。”

伯瓦尔犯了个大错，莫格莱尼心想。他认定希尔瓦娜斯

抢夺头盔后会戴上它，而不是摧毁它。然而，他怎么可能料想到这种情况呢？他又怎么可能会知道，摧毁头盔会发生这种事呢？

莫格莱尼的身后传来了武器挥砍的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倒在地。

“大领主，快拔剑，”托尔贝恩喊道。

莫格莱尼照做了，却仍然眺望着天空。直到有什么东西扑到了他身上，他才惊讶地转过头来。那名阿彻鲁斯的士兵用利爪撕扯着他的盔甲，试图夺取他的性命。

他茫然地斩杀了这个亡灵，才发现身边已经躺满了尸体。

天灾军团失去了巫妖王，莫格莱尼终于明白了。圣光在上，不应该再发生了。

他立刻开始采取行动，大厅中只有几名士兵立刻发了狂，天启四骑士迅速解决了他们。

莫格莱尼检查了命令大厅的其他区域，随后开始下达命令。越是混乱越要冷静，这是莫格莱尼在多年以前学到的教训。只要能发现问题，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们要步步为营，应对危机。

“我不知道希尔瓦娜斯有什么打算，但伯瓦尔也许知道，我们需要他。”莫格莱尼说。“怀特迈恩，纳兹戈林，我们距离冰冠冰川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等我们抵达那里，你们两个去找伯瓦尔，如果他还活着，就把他带回来。”

他们俩点了点头。莫格莱尼随后向托尔贝恩点头示意。“在那之前，我们要掌控阿彻鲁斯。统御还能接受控制的士兵，把其他的全都解决掉。我们必须尽力拯救他们，才能面

对……之后的事。”

“我明白。”托尔贝恩回答道。他们一起走进了要塞的深处，武器的撞击声在诺森德的寒风中高歌。

怀特迈恩和纳兹戈林向冰封王座俯冲而去，她的眼睛时刻盯着王座的地面，丝毫没有注意头顶的破碎天幕。那不是眼前最要紧的问题。她仔细寻找着希尔瓦娜斯停留的踪迹，但女妖之王似乎已经离开了。

兽人率先抵达了王座，他大步跃上了冰封王座的残迹。怀特迈恩紧随其后，她冲过纳兹戈林身边，敏捷地避开了倒下的天灾死尸。她在平台中央发现了倒向一侧的伯瓦尔。

伯瓦尔直视着头顶的天空，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怀特迈恩非常理解，她跪在他身边，双手托起了他的脖子。“她走了吗？”她问道。

伯瓦尔几乎无法言语。在怀特迈恩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伤势过重，而是因为这场未能阻止的灾难远超他的预料。

“对，希尔瓦娜斯走了。”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悔恨与愧疚，“我不知道，我甚至不敢想……”

纳兹戈林也在他的身边跪了下来。“我们回阿彻鲁斯吧，”他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和怀特迈恩扶着伯瓦尔慢慢起身。

伯瓦尔的手抓住了她肩头的护甲：“你们知道她都做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说吧。”纳兹戈林回答，“然后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伯瓦尔困惑地看着他们。“我不再是巫妖王了。”他说。

“真是可惜。”怀特迈恩将伯瓦尔的手臂搭在肩上，支撑着他沉重的身躯，“我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斩杀巫妖王的。你居然在我赶到之前就退位了，真是失礼。”

“你们不必听从我们的命令，”伯瓦尔说。

“那是自然。”怀特迈恩的嘴角微微上扬。

纳兹戈林也笑了。“你想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胜利，不胜利，毋宁死，是吧？指引我们的利刃吧，我们听你调遣。”

伯瓦尔短暂地合上了眼，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怀特迈恩看见了他的决心。很好，她心中暗想。

他指向了统御头盔的残破碎片：“把它们收起来，小心点。我们还需要它们。”他说。

在纳兹戈林收集碎片的时候，怀特迈恩独自支撑着伯瓦尔：“那么现在呢，大领主？”

伯瓦尔又一次抬起头来，凝视着破碎的天穹：“我们需要集结尽可能多的盟友。然后，我们要直击死亡的黑暗之心。”

“很好，”她说，“我还担心这只是小事一桩。”



制作人员

作者：

Robert Brooks

编辑：

Allison Irons

设计：

Betsy Peterschmidt

出品：

Brianne Messina

设定顾问：

Sean Copeland, Justin Parker, Anne Stickney

创意顾问：

Ely Cannon, Steve Danuser, George Krstic,
Korey Regan

翻译：

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

特别鸣谢：

Jason Campbell, Jamie Cox, Anna Ficek-Madej,
Thomas Floeter, Felice Huang, Ty Julian